

一個教會移民的故事

他們歡喜。他們歌唱。

他們知道：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他們相信：受苦是蒙恩得救的憑據。他們不缺乏這樣的憑據。

英王雅各一世 (King James I) 覺得他們麻煩。雅各明白聖經，也愛他的國家和臣民，只是不喜歡那些“清教徒”；因為他們以為英國的宗教改革不徹底，在教會中容忍了羅馬教的傳統禮儀，也忽略了個人的得救經驗，和認罪悔改。他們就從國教會中分別出來，自己聚會。

英王不禁止他們的非法聚會，而是罰他們的違法不聚會，忽略宗教責任：不參加國教會的聚會是罪，經查覺了，輕則罰款，重則監禁。最後，王忍耐不了那些不滿分子，說是願意見他們逐離他的國土。

在諾汀涵郡的司可路鄙 (Scrooby, Notttinghamshire) 鄉村教會，就這樣作。在羅賓生 (John Robinson, c. 1575-1625) 牧師的領導下，為了逃避宗教迫害，移民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去；後來從那裡，再移到萊頓 (Leiden)。因為這些移民的品德表現，荷蘭人不僅容忍，且對他們很友善，儘量給予方便，惟恐他們離去。

不過，他們正是必須離去。

由於敬虔的牧師教導，數年間，萊頓教會由約一百人，增長至三百人。他們的生活雖然安定舒適，但他們不願意看見孩子們只說荷蘭話，更不願他們效法荷蘭人放縱的生活。他們決定，還是要遷移：這次是飄洋過海，移到美洲新大陸。

1620年八月，萊頓教會中的首批移民三十五人，其中包括後來的總督柏萊浮 (William Bradford)，自荷蘭乘“九蓋草” (Speedwell) 號出發，到英國去，會合其他英國移民，同往美洲；羅賓生牧師與其他會眾留在原地，計畫等以後再去；不過他工作過勞，到1625年就逝世了。但他敬虔的生活和遠見，不僅為初期的美洲殖民地教會記念，他的著作，也繼續影響他們，引導他們的信仰，並為荷蘭教會所敬仰。

到英國時，才發現“九蓋草”號，不適於遠洋航行，就把所有乘客擠到“五月花” (Mayflower) 號帆船上，共一百零二名乘客，加上供應品，於九月十五日由英國南瀚浦屯啟航。

“五月花”號帆船，僅約九十呎長，載重約180噸。在海上遇到波浪，顛簸艱難可以想見。他們的目的本來是往維欽尼亞，但經過六十六天的航程，十一月二十一日（舊曆十一日）到岸，在今麻薩諸塞州鱈魚角 (Cape Cod) 附近登陸，那地方就是樸萊茂茨磐石 (Plymouth, Provincetown)。

在登岸之前，四十一名男乘客，在船上共同簽訂了“五月花協定” (Mayflower Compact)，全文如下：

奉神的名，阿們。我們簽名的人，是靠神恩典可敬畏的大不列顛，法蘭西，愛爾蘭王雅各，真理護衛者的忠誠臣民。

我們此次航行的目的，是為了神的榮耀，促進基督教信仰，並我們王與國家的榮耀，在維欽尼亞北部，建立第一處殖民地。在神面前，我們莊嚴的同心合意，共同立約，合建一政治體制，以規律的保守並進展前述目標；並為此實施，組合，制訂公義並平等的法律，規章，律令，條例，憲章，制度，隨時隨地，適當並便宜行事，以促進本殖民地的全體利益，我們應許為此竭盡忠誠與順從。我們謹此簽名為證。在鱈魚角，十一月十一日，英格蘭，法蘭西，愛爾蘭的王雅各在位第十八年，兼為蘇格蘭王第五十四年，主後 1620 年。

感恩節的反思

發現的時代(Age of Discovery)，帶來移民運動。美國的誕生，是孕育於一個社區教會的移民行動；後來的感恩節，咽是由那裡起源。

移民的原因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由歐洲大陸，擴及英國。亨利八世脫離了羅馬天主教，成為英國國教會。後來經過女王“血腥的瑪莉”強行歸回羅馬教，更正教徒大受迫害；到伊莉莎白和繼位的雅各一世，更正教會才算確立。不過，英國型的國教會，是以英王為教會的元首，而且保存了許多羅馬天主教的傳統。

有的信徒，拒絕教會不合於聖經的體制，所以稱為“反國教者”(Dissenters)；有的從國教會分離出來，就被稱為“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s)；有的主張清除教會中敗壞的體制和禮儀，回復原始教會的形式，被稱為清教徒(Puritans)。這些人，認為照各人良心敬拜的自由受到壓制，為了信仰，就應該尋求可以自由敬拜的地方。

移民的目的

他們的目的地，是美洲新大陸，即後來稱為“新英格蘭”的地區。

因為當時的交通困難，他們對美洲的資料不多，只知道是一個蠻荒地區，有疫癘雜症，加以還有土人敵視攻擊的危險，是一個艱難可畏的化外之地，只是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不得

己的，沒有選擇餘地的選擇。不過，他們沒有淘金的幻想，沒有開拓疆域的野心，絕不以為是地上樂園，跟以後的人來美動機完全不同。晚到了三十多年之後，英國清教徒革命成功，執政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還寫信給殖民地的領袖：聽說弟兄們遭遇艱難，十分同情，建議他們放棄北美洲那樣艱苦的環境，移到別處定居，他可以協助移往的地方，是英殖民地的百慕達島。他關懷的盛意，顯示當年困苦的情形，可以想見。

移民的經過

當時的航海，不像現在一樣，是充滿了艱難危險的；移民的行動，更是一個艱難的旅程。清教徒移民中，沒有上層社會的貴族富豪階級。他們不是出來旅遊，探險；而是逃避宗教迫害的難民，放棄了在舊世界所有的，尋求在新大陸的良心自由，敬拜自由。他們先乘船到荷蘭，得到同為改革宗國家的善待；他們的道德生活，更成為模範。只是他們以為當地人的品德不好，也不願子女作荷蘭人；所以他們不留戀那裡的平安生活，決定繼續遠航向新大陸。

感恩的緣起

不久，嚴冬來臨。幸有印地安土人留下的簡陋木屋可以棲身，又有他們移去後留下的剩餘玉米和食糧，得以充飢果腹。不過，到春天再臨的時候，幾乎有一半人死亡，剩下的人，少有不是病弱的。

第二年的耕作，有好的收成。秋收後，殖民地總督柏萊德浮(William Bradford)叫大家把豐收的玉米和南瓜，並烹烤火雞等土產，邀請友好的印地安部族，一同歡筵三日，感謝神的恩典。這是第一個感恩節。

美國獨立以後，感恩節仍由各州分別舉行。美國作家，長壽的赫勒夫人(Sarah Josepha Hale, 1788-1879)，在公理會和長老會的支持之下，持續以推想全國性感恩節為一生職志。到1863年，林肯總統接納赫勒的建議，正式宣佈感恩節為全國性統一假期。1941年，國會通過宣告，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為感恩節。不過，那時南北戰爭正在進行，所以是由北部的合眾國首先實行。

當有的反思

美國是由宗教迫害而建立的國家，對於世界上別的地方的宗教迫害，應該有高度的敏感和同情才是。實際上不不然。

宗教的迫害，並不是那麼普遍的存在；因為有的地方，並說不上迫害那麼嚴重。美國國務院就指點著說：世界上宗教迫害最嚴重的紀錄，是沙烏地阿拉伯，蘇丹，朝鮮和中國，其中

沙烏地並且獨出心裁，設立“宗教警察”(muttawa' in)對自行敬拜回教以外宗教的人民或外僑，拘留，酷刑，以至殺害！這是違背人權的行動，應該逐出聯合國；不過，那沙漠土酋國的獨裁者，是美國當權家族的朋友，這似乎是一個保守的公開秘密，當然是不能說的。其他的國家可以說，但沒有誰認真的想到制裁行動。

在美國，可以自義的說：我們沒有宗教迫害。應該知道，宗教迫害是由於宗教歧視，進而有宗教騷擾，限制，自演成全面的迫害；防止的方法，是消滅宗教歧視的種子。

美國有沒有宗教歧視和限制呢？學校裡可以傳播性穢畫文字，宣揚無神主義，而不能教導聖經；在教室裡，“進化論”披上“科學”的外衣出現，創造論就成為禁止傳播的宗教；公共場所可以用來宣揚各種的理論，但禁止宣揚福音，或陳列聖經圖畫文字！這個創始時是基督教國家，現在竟然反對，歧視基督教。誰能夠說，從歧視到迫害的路程有多遠？為甚麼基督教的信仰和道德，被看作那樣危險？我們不難明白，真理只有對黑暗和罪惡才造成危險；容忍黑暗罪惡擴張，就只有限制真光的照耀。在今天的世界上，別宗教受迫害的事實，幾乎是不存在，只有基督教傳統的受到反對和迫害。

我們該怎樣作？聖經告訴我們說：

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一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來一三：1-3）

我們不要只顧自己享受物質豐富，自由；應該接納逃避宗教迫害的人，不論其種族膚色，想到他們同為肢體。對於受迫害的人，不僅要記念他們的捆綁，苦害，為他們禱告，也要給予實際支援的行動。如果不愛主內的肢體，就是違背神。

清教徒移民登陸

Felicia Dorothea Hemans

蒼涼多石的海岸上，
激濺著飛揚的碎浪，

陰沉風暴的天空下，
樹木巨大的枝柯在搖蕩；

黑沉沉的夜暗低懸，
覆蓋著山頭和水邊，
負載著流浪者的小船，
碇泊在新英格蘭荒涼的海岸。

不是要作征服者，
他們帶著真誠的心；
不曾打著激揚的戰鼓，
也沒有號角吹起聲威遠聞；

他們不是逃亡飄泊，
心懷者懼怕畏怯靜默——
他們用歡樂昂揚的詩歌
震撼著沉鬱的荒漠。

在風浪中他們歌唱，
超越了海濤達到了群星；
幽暗的林徑也發出迴響
應和著自由的歌聲。

雄鷹離巢凌空直上
海洋綻開白色的浪花；
樹林搖舞松風呼嘯——
是在歡迎他們到家。

在那群移民者當中
有些人已經是鬚髮斑白；
是甚麼使他們離開童年的故土，
到這遙遠的異鄉來？

那裏一位婦女無畏的眼睛，
閃耀著對真理的深愛；
那裏有男子高貴的眉宇間，
顯示青年燃燒的壯懷。

他們何所尋求來自遠方？
是為閃耀珍寶的礦藏？
是海上的豐富或戰爭的掠物報賞？
他們是尋求純潔信仰的殿堂。

是的，他們的腳剛一上陸，

就稱這裏為聖地；
他們不願被沾染，而現在
尋得了敬拜上主的自由。

* 1620年十一月二十日，首批英國清教徒移民搭乘“五月花”號 (Mayflower) 抵達美洲東海岸；稱這地方為Plymouth，在今麻薩諸塞州。以後，為了記念先民登陸，定為感恩節。

菲莉雪·海門斯 (Felicia Dorothea *nee* Browne, Hemans, 1793-1835) 英國詩人。

Landing of the Pilgrim Fathers

The breaking waves dashed high
 On a stern and rock-bound coast,
And the woods against a stormy sky
 Their giant branches tossed;

And the heavy night hung dark
 The hills and waters o'er,
When a band of exiles moored their bark
 On the wild New England shore.

Not as the conqueror comes,
 They, the true-hearted came;
Nor with the roll of the stirring drums,
 And the trumpet that sings of fame;

Not as the flying come,
 In silence and in fear —
They shook the depths of the desert gloom
 With their hymns of loft cheer.

Amidst the storm they sang,
 And the stars heard, and the sea;
And the sounding aisles of the dim woods rang
 To the anthem of the free.

The ocean eagle soared
 From his nest by the white wave's foam;

And the rocking pines of the forest roared—
This was their welcome home.

There were men with hoary hair
Amidst that pilgrim band:
Why had they come to wither there,
Away from their childhood's land.

There was a woman's fearless eye,
Lit by her deep love's truth;
There was manhood's brow serenely high,
And the fiery heart of youth.

What sought they thus afar?
Bright jewels of the mine?
The wealth of seas, the spoils of war?
They sought a faith's pure shrine!

Aye, call it holy ground,
The soil where they first trod;
They have left unstained what there they found —
Freedom to worship God.

Felicia Dorothea Hemans (1793-1835)
English poet

作者：于中旻
©2025 James C. M. Yu

聖經網
aboutbible.net